習學

倦學顧息 子貢倦於學告於仲尼曰顧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望其壙冢如也宰如也墳如也萬如也則知所息矣列子

妻斷織 後樂羊子尋師學一年而歸妻跪問其故樂羊子曰久行懷思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至於丈匹若斷斯機也則無成功夫子積學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七歲不反本傳

吞文石 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爲通儒後成子病吐出

文石以授充宗又爲名學西京雜記

減油滅火 沈約孤貧篤志學書一夜必拾卷毋恐其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諸史

書癡 竇威家世貴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尚文諸兄詆爲書癡本傳

書牛背爲字 陸羽潛以竹書牛背爲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效羣兒囁嚅若誦狀師拘之令薙草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因亡去本傳

吞易三爻 吳虞翻立易法奏曰郡史陳桃夢臣與道士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

青成藍藍謝青 李謐初事小學博士龍蟠後遂就謐請業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北史

以瓜鎮心 鄭灼苦心熱瓜時輒偃取瓜以鎮心起便讀誦篤志如此南史本傳

黃卷中對聖賢 狄仁傑爲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責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語何暇偶俗吏語耶

不觀龍 褚無量家濱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長成名

不食鹿 裴休方兒講經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曰不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夢人持鑿破心 尹知章少年未通夢人持巨鑿破其心若內劑焉驚悟志思開徹遂明六經 並唐本傳

讀書眼 讀書眼如月罅隙靡不照 山谷詩 請天還我讀書眼願載軒轅望鼎湖 東坡詩

讀經讀小說閱小辭 錢思公言一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辭未嘗頃刻釋卷 歸田錄

圓木警枕 司馬溫公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范祖禹集

沉潛磨礱 遂得窮究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磨礱乎事業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江河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 韓書

未嘗釋卷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本朝蒙求

不讀書 王荊公初參政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旦行新法怒目諸公曰此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簡公同參知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皐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荊公默然 邵氏後錄

惟勤讀書 頃歲孫莘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間以文字問之曰無他術惟勤讀書而多爲文自工世患作文少又懶讀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鮮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見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知有味 東坡

雜記

幼悟

英妙 漢終軍年十八號終童西征賦云終童山東之英妙 漢書

詠鳳凰 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 杜詩

苦李 王戎七歲當路有李羣兒競取戎獨不取曰李當路而繁必苦李也果然

十三善屬文 楊收十三善屬文吳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何用觸吾藩

聳聲昂霄 房元齡幼警敏高孝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爲國器但恨不見其聳聲昂霄爾

並本傳

賦方圓動靜 李泌七歲知爲文玄宗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坐人皆驚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曰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棊局圓若棊子動若棊生靜若棊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 泌傳

八歲吟華山詩 寇準八歲吟華山詩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其師謂準父曰賢郎怎不作宰相 陳輔之詩話

小友 王禹偁年七八歲已能文文簡公從軍事始知之留在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云鸚鵡能言

爭似鳳坐客皆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禹傅書其下曰
蜘蛛雖巧不如蠶公嘆息經緯之才遂加以衣冠呼爲
小友至公及入相禹傅已掌書命矣

一閱不再讀 張方平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絶人家
貧無書常就人借三史旬日輒還曰吾已得其詳矣凡
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人曰天下奇才
蘇内翰墓誌　翰撰

七歲神童 本朝賈黃中以七歲神童及第李昉贈詩曰
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
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
從今穩上青霄去萬里誰能測羽翰聞見録

文采愈美 晏元獻公殊父本撫州孑手晏幼能文李虛
己知徐州一見奇之薦於楊大年以聞時年十三真宗
面試詩賦疑其宿著明日再試文采愈美上大奇之即
除祕書省正字令於龍圖閣讀書師陳彭年張文節薦
之召至闕下值御試進士便令就試公一見題曰臣十
日前已作此賦有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卒
至大用筆談

甘露頂 唐裴敬彝能文章性謹敏宗族重之號甘露頂
本傳

干戈俎豆 曹武惠王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觀其所
取武惠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後爲樞
密使贈濟陽郡王　王堯清話

執帽漂流 杜祁公衍父早卒遺腹生其祖愛之幼時祖

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自浚公一手執帽漂流久之得免而帽竟不濡 記聞

擊雙鵰圖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羣兒戲于庭有大甕一兒足跌墜水中羣兒皆棄去公則以石擊甕水迸出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齠齔中至今京濟間多爲小兒擊雙鵰圖 玲瓏齋夜話

不謾語脫胡桃皮 溫公云光五六歲弄胡桃女兄欲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詰之曰小子何得謾語自是不敢謾語後公以誠授學者曰自不謾語入是也 邵氏後集

博學

探胎得魚 仲尼困於陳蔡從者莫能興夜絃歌於堂上有異人貌甚偉被甲持戈立於庭下子路與之鬬久不勝仲尼諦視之語子路曰何不探其胎子路探其胎即時而落乃巨魚也剖而食之明日遂行 事實

石中紫文金簡 吳王伐石治宮室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者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咨呈仲尼曰吳王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抱朴子

識鎛于 北史解斯徵博覽樂有鎛于者近代絶無此器

有自蜀得之莫識斯微見之曰此錞于也遂依于寶周禮注爲芒茼振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按南齊王鑑爲益州刺史廣漢人段祖以錞于獻鑑錞于者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筒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焉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芒莖當心跪柱以手振芒則聲如雷良久乃絕古以節樂也出分紀

書麓 李邕淹貫古今然不能屬文故時號書麓

識亡書 漢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知者惟張安世識之具得其事後得亡書校無所遺上奇之 本傳

青藜杖 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暗獨坐誦書有老人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乃吹杖端煙燃因以見向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至曙而去向請問其姓名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博學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悉以授之故王介甫戲劉貢父詩云不知太乙遊何處定把青藜燭照公

經神經苑 鄭康成號經神任宋號經苑 拾遺記

隸事奪物 南史陸澄好學博覽王儉在尚書省中箱凡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各數條并舊物奪去

門庭藩溷皆紙筆 左思博覽欲作三都賦遂搆思十稔門庭墻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便書記之 晉本傳

戶牖墻壁置刀筆 王充著論衡閉戶潛思戶牖墻壁各置刀筆遇得即書後 本傳

三十車書 張華讀三十車書作博物志四百卷武帝以爲繁只作十卷 殷文圭啟注

五經庫 隋房暉遠號五經庫本傳

學庫 梁傳昭博極古今號曰學府南史

幕府書廚 五代朱遵度博學號幕府書廚十國紀年

鼠獄雞碑 丁用晦序云學慚鼠獄智乏鷄碑芝旧録

書倉 曹曾積石爲倉以藏書號曹氏書倉拾遺記

辨中山銘 梁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中山得銘曰龜言土筮言水甸服黃鍾啟靈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能辨因戒諸子世世訪人五世孫升之寫以授鄭欽説行三十里語曰甸服五百者黃鍾十一也由大中四年郝數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圯以七月十二日巳巳七中巳也浹辰交二建武四年至大同四年七月十六日六千三百一十二日故曰六百三十浹辰交二九十八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圯并之大驚唐本傳

柳窓 唐柳璨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爲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目爲柳箋子 分紀

深博無涯涘 柳子厚貶永州司馬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泛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以自已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韓退之子厚得誌

黑綬青 五代張同居洛陽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同以爲奇其子策年十三啟曰漢建安二十

五年曹公薨改元建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元年無二月銘何謬耶同大異之 五代史張策傳

誤行黃道 江南陳彭年禮文詳練歸朝列于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援引故事頗爲該洽常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敢詰問 筆談

衲被 楊文公億爲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姪檢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綴粘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焉 呂氏家塾記

束帛 夏英公鎮襄陽遇赦賜致仕高年束帛時胡大監旦瞽廢在襄英公選縑十疋贈之胡得縑以手捫之曰寄語舍人何寡聞如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侯所解束帛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十挺之脯其實一束也束帛則卷其爲二端五匹遂見十端夏少沮 湘山野錄

夜視鎮星得女 劉原父學問廣博無書不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經地志陰陽卜筮醫藥天文略皆究知嘗與呂臻濟叔同在禮部夜視鎮星指曰於漢當得止不乃得女居數日使者言宮中兩夫人當就館數日果生兩公主 行狀

玩物喪志 謝顯道云嘗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曰是玩物喪志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及看明道

讀史又却逐行看過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近思錄

文章

赤虹化玉 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既成而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刻文孔子受之 搜神記

字挾風霜 淮南王劉安撰鴻烈二十一篇云字中皆挾風霜 西京雜記

夢吐白鳳 揚雄作甘泉賦成夢吐白鳳

夢腸反胃 揚雄作賦有夢腸之談曹植爲文有反胃之論言勞神也 金櫻子

夢吐五臟 桓潭子曰揚雄作甘泉賦成夢吐五臟在地

夢五色鳥 羅含夢吞五色鳥自後頓有文章 六帖載晉傳

夢如椽筆 王珣爲桓溫椽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

匹錦見還 江淹嘗夢張景陽曰前以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於懷中得數尺與之其人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 本傳

筆頭生花 李白少時嘗夢筆頭生花自是才思贍逸 天寶遺事

夢人遺墨 王勃嘗夢人遺以丸墨盈袖自是文章日進 酉陽雜俎

夢吞丹篆 韓文公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强吞之傍一人拊掌而笑覺後胷中如物噎後見孟郊乃夢中傍笑

者異人傳

夢紫文鸑鷟 唐張鷟爲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止于庭太公曰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汝殆以文瑞朝廷乎本傳

夢吞五色雲 張迥少年苦吟未有所得夢五色雲從天而下取一團吞之遂精雅道郡閣雅談

夢青鏤管 紀少瑜嘗夢陸陲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曰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大進青箱雜記

夢吞金龜 五代劉贊文思遲乃禱乾象乞文才一夕夢吞小金龜自後大有文思孟氏朝爲學士有玉堂集一日吐金龜投水中不久卒牧豎閑談

夢浣腸胃 五代周仁裕夢剖其腸胃引江水浣之自是文性陡高有詩百卷號西江集

夢飲西江水 五代王仁裕少夢飲西江水見水中沙石背有篆文其後文思日進五代史

錦繡腸 李白送仲弟令聞序曰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下筆霧散也本集

錦繡堆 謝廷皓以詞賦著名號錦繡堆摭言

錦繡屏風 夏英公言楊文公之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之文如泉水迅急至於汪洋則不及文公也東齋記

縛麒麟手 黃生學詩用力新急手疾口如翻盆邇來結字穩且勻徑須赤手縛麒麟后山詩

造五鳳樓手 韓浦韓洎能爲古文洎常輕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繩縛草舍庇風雨而已予之文造五鳳樓

手浦聞其言作詩與洎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
浣溪頭老兒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談苑

五典笙簧 抱朴子云五典爲笙簧三墳爲金玉
五經鼓吹 孫綽重張衡左思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
鼓吹也

一片宮商 沈光有洞庭樂賦韋岫云此賦乃一片宮商
也北夢瑣言

文章老宿 唐李嶠前與王楊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
晚諸人沒而嶠爲文章老宿本傳

文中虎 謝希深以啟謁楊大年題四句扇上曰此文中
虎也歸田録

燕許大手筆 蘇頲封許國公張說燕國公以文章顯故
時號燕許大手筆本傳

光焰萬丈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平生千萬篇金薤
垂琳琅山官勑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上一
毫芒

筆力扛鼎 文章曰娛戲金石曰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
可獨扛並邵氏後録

焚筆硯 晉陸雲與兄機書曰君苗見兄文欲焚筆硯
衙官屈宋 杜審言云吾之文可使屈宋作衙官本傳

奴僕命騷 杜牧李賀集序云使賀未苑少加以理奴僕
命騷可也

白地明光錦 孫興公云曹毗白地明光錦裁爲負販袴
非無文采酷無裁製世說

干將莫邪 李邕文名天下盧藏用常謂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 本傳

雲垂海立 杜甫朝獻太清宮賦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 王立之詩話

正始之音 正始魏齊王年號時何晏好莊老作道德論及文賦王洵好論儒道文詞不如晏天下翕然宗之名理之學盛行後晉衛玠與王敦相見敦謂謝琨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緒絕而復傳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 衛玠傳

海涵地負 退之樊宗師墓誌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涵地負放恣橫縱無所統紀然不煩繩削而自合也

恠恠奇奇 不專一能恠恠奇奇不可時施秪以自嬉 韓愈送窮文

橫騖別驅 退之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僞以眞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刋落塵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 本傳

龍翔鳳躍 退之爲文汗瀾卓踔淵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洞視萬古 李漢韓文序

茹古涵今 皇甫湜退之墓誌云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恠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

玉珮瓊琚 退之祭子厚文玉珮瓊琚大放厥詞不善爲

斲血指汗顏巧匠傍觀縮手袖間

有江有海 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學有海識於人而際於天文粹集

穿天心出月脅 皇甫湜觀兒集序云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穿天心出月脅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也

破星心 孟郊詩似聞孤月口說破落星心東坡云說破星心如鷄鳴坡集

潘江機海 潘岳傳贊曰機文喻海潘藻如江機謂陸機也

愈頭風 陳琳作檄草成呈魏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製起曰此愈我病魏典略

詩消暑 王平甫答蘇頌秋日詩急吟佳句詩消暑遠勝

前人檄愈風 隱居詩話

捕長蛇騎生馬 孫樵書曰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鞚勒騎生馬

雕漁藻繪 魏文帝與曹洪書曰嘗得為文真訣於來無擇無擇得於皇甫持正持正得於韓退之然樵未嘗與人言及文章懼得罪於時 雕漁之間出文章故老杜藥變府詩話 書懷云藻繪憶遊雕若溪詩話

盡前王後 王勃與楊烱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烱嘗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議者信然

卓然爲一時冠 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策則常衮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恠則李賀杜甫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時冠

羞稱曹陸 閻士和事蕭穎士穎士死著論稱穎士所長以爲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並唐文藝傳

八吟 溫庭筠工賦每入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 北夢瑣言 撫言云庭筠未嘗起草作賦一吟一韻場中號溫八韻吟

三易 沈約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字易識字易讀誦也 顏氏家訓

三多 學者當取三多看讀多持論多著述多 談苑

三上 作文有三上馬上枕上厠上 歸田錄

六丁下取 唐王遠知善易知人生死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叱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追取遠知據地傍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金科祕藏玄都何者輒藏箱帙遠知曰青丘元老傳授也 異人記

中和之氣 許景先能文張說曰許舍人文雖乏峻峰激流而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

一餅熟成一韻 本朝舉子李庶幾文思敏速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一餅熟成一韻 歸田錄

日晷八寸賦就 眉州人朱台符敏博少有賦名同輩課試以尺度日晷八寸而台符一賦已就 玉壺清話

山林臺閣 夏英公嘗以文謁盛度度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歐公云文章雖出於心術之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槁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所尚也臺閣之文其氣溫潤豐縟乃得位於時者所尚也王安國嘗語余曰文章雖是官樣官樣豈亦謂有館閣氣耶 歸田録

同工異曲 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上規姚姒渾渾無涯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成文○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學之二十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唯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如是者亦有年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注於手也汩汩然其來矣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然後肆焉○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雖如是其敢謂成乎

大慙大好 時時應事作俗下語下筆令人慙及宗人以爲好小慙以爲小好大慙必以爲大好不知士安眞何用於今世也 並韓文

發於羈旅草野 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嘗發於羈旅

草野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 韓荆潭詩序

短篇大章 其文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 韓文序

驅濤湧雲 李翺祭退之文建武以還文卑質喪儷花鬬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開合恠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

勁氣沮金石 故文章言語變化若雷霆浩澣若江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詞 韓上襄陽書

字字作金聲 王翊乾亨初拜中書舍人昭陽殿成朝獻賦頌文白龍頌每賜予稍緩必揚言曰吾賦字字作金聲何受賜之晚也

六州解元 天聖中吳育甲科進士應賢良入高等文詞雅正天下推之晏元獻曰以六論分六州當爲六州解元 分紀

翰動如飛 唐李巨川有符中以刀筆從王重榮爲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軍書奏請堆積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

獨步當世 歐陽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動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乾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 神道碑

雄渾環偉 南豐文章之標鷙奔放雄渾環偉若三軍之

期猛獸之抉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 王震南豐文序

倘馬作文 桓温北征鮮卑喚袁虎倘馬前作露布文手不輟筆李白嘗曰請日試萬言倘馬可待世以倘馬事爲李白事非也 學林

與時高下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龍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也混一而後大振

下飾萬物 正元中上方向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 劉禹錫柳文序

苦寒色正 天下之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燦然如繁星麗天而苦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

文如傾河 唐崔評王勃文章宏博非常人所及盧照鄰楊盈川可以企之不然盈川文如傾河優於盧而不減王

思若湧泉 唐蘇廷碩爲中書舍人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廷碩口授輕重無差書史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

張說論近世文章 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峰絶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具發誠可畏也若施之廊廟駭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說曰韓休之文

如大羹元酒有典則而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體雖
稍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
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掌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
篤論王勃傳

老泉論韓歐文 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斬絶
之言而鋒鋩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
龍蛟龍禹惎皇感而抑絶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
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歐陽之文紆
餘委備往復萬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閒斷氣盡語極急
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辛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
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原油
然而幽俯仰揖遜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指意切
近的當有執事之意蓋贄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乃歐
陽之文

柳子之文 文峻峰絶磴壁立千仞間見層出森然於時
蒼煙杳靄之外望之者不能躋躋躋之者不能踰

東坡之文 坡云吾之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
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曲折隨物賦
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可
止如是而已矣

蘇文類戰國文章 東坡中制科王荆公問吕申公曰見
蘇軾制策否申公稱之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
爲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後修英宗實録謂蘇明允有戰
國縱横之學邵氏後録

表忠觀碑 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寘坐隅葉致遠楊德逢在坐公曰斯作絶似西漢坐客嘆譽不已公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曰王褒盖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楊雄之流乎公曰相如子雲未見其叙事典贍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悚然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韓文擬體 祭竹林神文其體疑出於書祈大湖神文其體疑出於國語弔武侍御文其體疑出於離騷其哀歐陽詹獨孤申叔之文疑合於莊子内篇賈誼鵩賦之體

柳文擬體 天對則祖屈平之天問其乞巧之文則擬揚雄之逐貧先友記則法家語七十二子解

雜文專法蘭亭 東坡嘗言魯直雜文專法蘭亭

[illegible]氣 歐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蘇公之文英氣多和氣少 並潘子岳詩話

[illegible]公孫 山谷高吟交臂老杜至吉文每推無已無已親炙南豐擬試二策正似董生辭嚴過公孫 秦會之書

上水船下水船 唐裴延裕在内廷文思敏捷號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洎爲學士號上水船又號急灘頭上水船

絶去翰墨畦徑 李賀工詞章尚奇詭所得皆超邁絶去翰墨畦徑每旦騎款段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投囊中及歸足成日率如此母使探囊中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 本傳

孫郎帳下看 劉表自作書與孫伯符以示禰衡衡嗤之曰如是之作欲使孫郎帳下兒看之邪將使張子布見邪 魏典略

每字三疋絹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白居易爲碑皇甫湜爲從事在坐怒曰近捨湜而遠徵居易信獲戾於門下矣裴謝之因請之湜飲酒揮毫立就明日獻之裴亦奇之因以車馬器玩約千緡酬之湜怒曰何待之薄也其碑三千字每字三疋絹更減五錢不得裴聞之笑依數酬之湜受之無愧也 唐闕史

淮西碑如詩書 孫覺謂淮西碑序如書銘如詩秦少游謂退之元和聖德詩與淮西碑如兩手

元和聖德詩 蘇子由云退之作元和聖德詩哀劉闢之死曰婉婉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未及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何其陋也

煩句煩字 公羊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季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宜除跛者以下字但云各以類逆者即見其爲煩句也張蒼傳去年老口中無齒今盍去年及口中可以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 劉知幾史通

潘兌行詞 晁氏客語曰潘兌行西夏詞云敢於移檄之文犯我宗祖之諱改云乃於移文犯吾國諱張天覺曰乃於移文有失恭謹

記大死工拙 沈存中筆談云穆脩張景同造朝待旦于

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犬以死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澁當時謂之工可嘆也

震雷無暇掩聰 宋景文公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公思有以諷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貞札閨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雷無暇掩聰亦是類也宋公慙而退今所謂震霆不及掩耳者係再改

錦囊補曰 柳子厚乞巧文抽黃對白唫哦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 柳文

柳子厚文 柳子厚記其先友爲父墓誌意欲著其父雖不顯所交游皆天下偉人列其姓名官爵可矣又從而譏病之何也是時子厚貶永州好譏議如此則爲尚書郎可知也退之云不自貴重者其資如此

宋景文去一吾字 柳子厚書段太尉遺事解佩刀選壁者一人持馬至郭暕門下甲者出太尉笑曰吾戴頭來矣宋景文修新史曰吾戴頭來果何人頭耶並郤氏後錄

譎諫化財成通儒之文 昔有論相如子雲不是正氣以爲譎諫之文賈誼鋪陳帝王之道以爲化成之文司馬遷爲財成之文董仲舒劉向之徒爲通儒之文

唐文三變 唐有天下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沿江左餘風絺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覇玄宗好經術

羣臣稍厭雕琢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嚅嚌道眞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卓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唐書

三十六體 李商隱初爲文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而繁縟過之時溫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誇號三十六體本傳

澁體 唐徐彥伯爲文多求新奇以鳳閣爲鷗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岳以芻狗爲卉犬以竹馬爲篠驂後進效之謂澁體朝野僉載

腹藁 王勃作滕王閣序都督遣吏俟之一再出語益奇都督矍然曰天才也每屬文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寢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謂腹藁本傳

沐浴敢見 李迪爲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携明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爲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迪與諸子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聞見錄

辭勝理理勝辭 侯希聲以謂李觀之文辭勝理韓愈之文理勝辭本傳

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之二十

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之二十一

詩律

鍾嶸評詩 潘安仁詩出於仲宣翩翩如翔禽之有羽毛張茂先詩出於王粲興託不凡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郭景純憲章潘岳變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陶彭澤詩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二王袁謝五賢出於張華才力苦弱務爲清淡殊得風流媚趣謝玄暉詩出於謝鯤微傷細密一章之內自有玉石鏡瑩詩話

升堂入室 鍾嶸品曹子建詩羣倫之有龍鳳五音之有笙竽孔氏之門則公幹升堂陳思入室潘陸自可坐廊廡之門也

流風回雪落花依草 南史丘遲文辭麗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 本傳

在古無上 李觀論孟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沈謝

二百年無此 謝朓長五言沈約云二百年無此詩也

李長吉歌詩之妙 唐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取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怨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也賀生年二十七死矣使賀少加以理僕奴命騷可也 杜牧之序李長吉詩

渾涵汪洋千彙萬狀 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杜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本傳

元稹論老杜 杜子美詩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標雜徐庾之纖麗盡得古人之體勢 元稹集

秦少游論老杜 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

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淡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凌庾信之詩長於藻麗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淡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

石林葉少蘊論老杜 禪宗論空門有三種語其一隨波逐浪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截斷衆流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函盖乾坤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俟其深淺以是爲序余嘗戲謂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波飄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盖乾坤句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百年地闢柴門逈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 石林詩話

王荆公論老杜 甫之詩悲懽窮泰發歛抑揚無施不可故其有平淡簡易者有綿密精殷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籍若貴介公子者蓋緒密而思深所以光掩前人而後者無繼也 遯齋閒覽

張芸叟評詩 石曼卿詩如飢鷹乍歸迅逸不可言歐永叔詩如春服既成春酒既釃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如空中有聲相中有色欲有執着曾不可得蘇子瞻詩如武庫乍開干戈森然不覺令人神懷子細點檢不無利鈍梅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屨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郭功甫詩如大排筵席終日揖遜而適口者少世以爲知言

如蝤蚌江搖柱 東坡嘗云黃魯直詩如蝤蚌江搖柱格

韻高絕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

體格句法 詩之流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行吟咏題怨嘆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元稹樂府古題序

鵝腿子 舉子詩投汴帥王智興曰莫有鵝腿子不謂鶴膝句也盧氏雜說

蜂腰鶴膝 沈約曰詩有八病三曰蜂腰謂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甘切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也四曰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札書上言長相思下言久別離來思皆平聲也詩苑類格

雙聲疊韻 上官儀曰詩有六對四曰雙聲對黃槐對綠樹是也五曰疊韻對彷徨放曠是也詩苑類 王融雙聲云園蘅眩紅蘤湖荇爗黃華 杜甫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樂天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詩話

蹉對 九歌云蕙殽蒸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倒用之謂之蹉對

假對 自朱邪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是也朱邪李克用祖姓流離亦禽名又如廚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是也並筆談

葫蘆格轆轤格進退格 鄭谷與齊巳黃損定今體詩云一曰葫蘆格二曰轆轤格三曰進退格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如李師中送唐介詩兩韻中用韻進退格也雜記

八句法 賀方回學詩於前輩得八句法平淡不流於浇俗奇古不流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象叙事不用於聲律比興深通於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涯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直方詩話

交股法 王介甫詩云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惠洪謂多字當作親字蓋欲以少對密疎對親江朝宗謂惠洪不曉古人句格此一聯以密對疎以多對少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也藝苑雌黃

換字拗句法 七言第五字反其平側欲其氣挺然如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貪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處郎今俗謂之換字拗句法禁臠

折句格 歐公詩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俗謂之折句盧贊元雪詩想行客過梅橋滑免老農憂麥隴乾效此格也

促句格 禁臠有促句格三句一換韻三疊而止山谷觀李伯時畫馬用此格云儀鸞供帳饗虱行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縱橫木穿石槃未渠透坐窻不遨令人瘦貪馬百段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經思着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若溪詩話

句中響字 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反照入江翻水石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皆響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皆響字謂致力處也童蒙訓

句作兩節 老杜詩云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定留人

耶山谷愛其深遠閑雅也詩眼

言用不言體 陳本明論詩云前輩作詩言用不言體若言冷則云可嚥不可漱言靜則云不聞人聲聞履聲漫漫詩話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惟荆公東坡山谷知之荆公云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山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荆公又云繅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冷齋夜話

髣髴形容 李義山雨詩慽慽度瓜園依依傍水軒此不待說雨自然知是雨也後來諸人味物不待分明說盡只髣髴形容便見好處童蒙訓

蝟毛蒼蒼磔不死銅盤矗矗飣頭生吳鷄鬬敗絳綃碎海蚌決出眞珠明誦此則知是芡梅聖俞

海上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誦此則知荔枝東坡

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子鬬新粧輕步凌波踏明鏡誦此則知是蓮花張文潛

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沉綿不說作賦而說雕蟲不說寄書而說烹鯉不說病而說沉綿○頌椒添諷味禁火卜歡娛不說歲節但云頌椒不說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工也呂童蒙訓

西崑體 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爲詩皆宗李義山號西崑體景祐慶曆後歐公始矯崑體專以氣爲主詩話

得江山助 張說謫并州刺史詩愈悽惋人謂得江山助

薰風聯句 文宗與公權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帝以謂詞情俱足命題

於殿壁

送客西江 馮定爲太常工部文宗見異之曰豈非能章句耶親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詔悉以所著上

楓落吳江冷 崔信明嘗矜其文過李百藥鄭世翼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中引舟而去

看花君子 劉禹錫既貶還宰相欲任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話譏忿當路不喜出爲播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觀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惟兎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

征人早行 李益長於詩每一篇出樂工爭求之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

鷄林行賈 白居易最工詩當時人爭傳鷄林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僞者相輙能辨之

諷諭閑適感傷 居易自叙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情性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他爲雜律

錦綉成文 建安後詩律屢變至沈約以音韻相婉附及宋之問沈佺期文加靡麗回忌聲病如錦綉成文學者宗之

纖豔不逞 杜牧謂白詩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入人肌骨殆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

神物護持 劉禹錫善詩晚節尤精白居易言其詩在處有神物護持 並本傳

浩露滌筆 楊徽之能詩太宗嘗寫其警句十聯御屏上時有詩云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中僧文寶謂必以天地浩露滌筆於冰甌雪椀中方與此詩神骨相副

花骨 長鬣張郎三十一天遣裁詩作花骨 言行録

蘭陵絕唱 元稹在越時辟竇鞏鞏工詩與之酬答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陵絕唱 本傳

五言芙蓉 南史鮑昭曰謝靈運五言如初綻芙蓉自然可愛顏延之詩若鋪錦列繡彫繪滿眼 顏延之詩

剪紅刻翠 長沙徐東野詩浮翠輕艷皆鉛華歌舞媚一時樽俎其句不過牡丹宿醉蘭蕙春悲霞宮日城剪紅刻翠而已 王壺清話

集大成 東坡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極其至集大成

詩史 杜甫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 本傳

詩豪 劉禹錫好詩晚節尤精白居易嘗推爲詩豪

詩城 劉長卿與秦系爲詩相贈答權德輿詩曰長卿自謂五言長城系以偏師攻之 秦系詩

詩囊 李賀工詞章每旦出騎欵段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投囊中日萃如山 賀詩

詩窖 高仁裕著詩萬首號詩窖 後史補

詩筒 林逋集註白樂天元徽之唱和以筒着詩往來謂

之詩筒

十步 後魏彭城王聰從幸上黨有大松上行而賦詩曰汝可作詩至吾行所而令就也時聰去帝十餘步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 職林

三步 柳公權從文宗幸未央帝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仲春已給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即應聲成文再詔賦之復無停思帝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

簡古澹泊 李杜之後詩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

刻削天物 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抉摘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於槁死不能隱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夭東野窮王浚坐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耳 笠澤叢書

豫章不以語後山 陳后山答少章云僕之詩豫章之詩也然僕之所聞於豫章豫章不以語僕僕亦不能爲足下道也 后山詩話

小胥抄 老杜詩抄詩聽小胥山谷詩豈作牛腰束傳抄聽小胥

灰裏撥陰何 山谷詩寒爐餘幾火灰裏撥陰何言深思苦求乃得

經年方遂偶句 賈島詩思遲澁杼軸方得至如鳥從井口出人自岳陽來經年方遂偶句 摭遺

競病 梁曹景宗破魏旋帝御光華殿宴飲聯句景宗不

得韻顏色不平啟求賦詩不已帝令賦競病二字景宗操筆成詩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南史

翽目鉢心掐擢胃腎 孟郊爲詩翽目鉢心物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惟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推移之 孟郊銘

江西宗派 呂居仁以歌詩至豫章始大出而學者同作共和錄其名曰江西宗派以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次曰陳無已潘邠老謝無逸洪龜父饒德操何正平徐師川林子仁洪玉父汪信民李希聲韓子蒼李商老晁師川正平曰吾乃居行間乎韓子蒼云我自學古人夏均父又以在下列爲恥 呂居仁集

詩 李白李賀遺機杼散在人間不知處聞君收在芙蓉江日鬬鮫人織秋浦 齊己詩 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斝變風操逶迤至晉宋氣象日彫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奧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蕩剽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各立閫隩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冥觀動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敷榮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談軒昂避鷄群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

駕天輸不盡朝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天浮海蜃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蚯蚓○鏗金戛玉千餘篇膾吞炙嚼人口傳須知一一丈夫氣不是綺羅人語言○去年左遷夜郎道琉璃硯水長枯槁今年勑放巫山陽蛟龍筆硯生輝光願掃鸚鵡賦與君醉百場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秋水動三湘（太白集）玉爲蟾蜍冰作滴烏絲欄開寶鴉黑天孫夜拾搖草歸醉舞銀毫鬬春碧媧皇細鍊崑崙石海底雲綃弄嬌織香風暗漾雲錦囊花史司書青帝國樓成天下傳消息喚起虹霓掃東壁（汪彥章）鑴鑱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州（出王逢源）清占月中三峽水麗偷雲外小洲春（沈彬）僧寺聚觀刊石處人家傳寫掛牌時（孫僅）琴有調聲秋轉淡詩無僧字格還卑（鄭谷）七子論詩誰似公曹劉須在指揮中（杜牧）轉戰風騷如甲冑平分才學過權衡（孫僅）身閑不恨辭官早句好當甘得味遲（林楚）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爬（杜牧）一句坐中得片心天外來（永叔）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老杜）寫嫌僧舍窄吟怕酒船停（林逋）吟成一箇字撚斷數莖髭（盧延遜）筭吟千萬首方得兩三聯（林逋）筆倒三江水詩專五字城（韓駒）五七字中苦百千年後清（齊己）

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之二十一

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之二十二

科舉

始置進士科 唐薛登疏曰古之取士考素行之碩詢鄉曲之學以敦朴爲先雕文爲後以計貢賢愚爲州之榮辱李陵降而隴西慙午木隱而西河美冀缺以禮遜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行而下不從也漢世求士必觀其行魏取放達晉先門閥梁陳尚詞賦隋文納李諤之言禁浮詞煬帝始置進士科後生相馳競級小文名曰策學以浮爲貴本傳

唐科 取士有三學館曰生徒州縣曰鄉貢天子自詔曰制舉選舉志

南院東墻 唐舊制都省考試南放榜南院東墻別築起

一堵高丈餘未辨色自北院將榜南院張之國史補

千佛名經 唐張倬東之之孫數舉進士不第捧盤科記頂上戴之曰此千佛名經

宴名 宴名有九五曰櫻桃六曰月燈雜進士尤重櫻桃宴櫻桃之熟和以糖酪

大科頭小科頭 進士榜出便往期集院狀元請一人爲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主樂兩人一人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也小科頭一人第二部也常宴小科頭主之大宴大科頭主之並撫言

探花宴 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陵二人爲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人被罰

榜花 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有姓氏稀僻者曰榜花並秦中記

春關得第 謂之前進士俱捷謂之同年列姓名於慈恩寺謂之題名籍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眊燥國史補

建福門鼓動 新進士放榜翌日排建福門候謁宰相時有詩云華陽觀裏鍾聲起建福門前鼓動時即其日也南部新書

泥金信 新進士及第以泥金貼子附家書謂之泥金信開元天寶遺事

燒尾宴 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化爲人惟尾不化須得燒去乃化又說新羊入羣羊抵觸須燒其尾乃定又說魚躍龍門化爲龍時必雷爲燒其

尾乃得化 聞見録

謝衣鉢 放榜後狀元以下到主司定謝名曰謝衣鉢衣鉢謂得主司名第其或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謝大衣鉢也 摭言

龍門 交州記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化成龍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水恒如丹池 後漢地理志注 又謂龍門今在絳州 後李膺傳注

龍虎榜 唐歐陽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王涯聯第進士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 詹傳

巨鰲戴石 盧肇江西解末有謝啓云巨鰲負贔首冠蓬山有司恠其語答曰頑石處山巨魚戴之非首冠耶 摭言

槐花黃 諺云槐花黃舉子忙唐翁承贊詩雨中粧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特特爲君忙

雷起南山 呂蒙正微時於洛陽龍門利涉院與温仲舒讀書有詩曰八灘風急浪花飛手把漁竿傍釣磯自是釣頭香餌別此心終待得魚歸又云恠得池塘春水滿夜來雷雨起南山後狀元及第位至宰相

呼狀元 韓持國知潁川府時彥以狀元及第唱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此呼時簽判彥終身銜之馬涓巨濟亦以狀元及第爲秦簽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爲判官不可曰狀元巨濟媿謝 邵氏聞見録

白衣公卿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盛於唐正觀其重謂之

白衣公卿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國史補

芙蓉鏡 唐李固言下第遊蜀遇一老姥與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明年果狀頭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目所遇老姥金天神也酉陽雜俎

挽弓躬狗 裴元質舉進士夜夢一狗從竇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擊以爲不祥夢神解之曰苟第字頭也弓者第字身也箭者第字竪也有擊爲弟也尋唱第朝野僉議

夢踐積木 孫屋夢積木數百踐其上自謂必作狀元居衆材之上已而果然姚言

樹頭花塚中 胥偃時夢徐將軍斬下頭項作詩云昔作樹頭花今爲[illegible]有以爲不祥明年徐奭榜第二人及第[illegible]

第三人 五代李慶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樞密王朴以此一聯薦於申文炳知舉遂爲第三人王壺清話

第四人 張文景以古文馳名第四人登第不厭所望有詩云驚天動地張文景只得南宮第四人續歸世錄

第五人 唐崔偃試進士東都吳武陵謂偃曰公方爲天子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偃讀之乃杜牧阿房宮賦坐客皆驚武陵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偃謝已得其人至第五偃未應間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偃曰如教牧果異等武陵傳

第十三人 孟賓于湖湘連上人與李昉同擢第後昉寄賓于詩曰初携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

名喧洛下只今詩句滿江南

夢龍駱駝 丁咸序未第時夢乘龍而起回顧又有駱駝在後二十年方捷殿榜出亞其名乃龍起次駱起因悟夢江南野史

崔公下過堂 唐張曙與崔昭緯同赴舉問卜者卜者殊不顧曙曙有愠色卜者曰郎君亦及第但崔家郎君拜相當於此時過堂既而張果不第崔首冠曙以詩別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沙溪上雨綠楊芳草爲何人後七年崔大拜曙果於裴公下及第於崔公下過堂 撫言

六舉 孟賓于華山神十珓有如一年乞一珓凡六擲得上上大吉每年下第有詩令各舉一聯第一年云蟾宮空手下澤國有誰來第二年云水國三親應探榜龍門三月又傷春三年云仙島却回空說夢清朝未達自嫌身四年云雲僧不見城中事問是今年第幾人五年云因逢日者教重應忍被雲僧勸却歸天福九年符下及第果六舉也 郡國雅談

夢葬劉發 秦少游夢發殯而葬之歲發首薦坡集

夢剃髭鬚 李文定公迪美髭鬚未御試前一夕夢被人剃其髭鬚俱盡迪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元而何是歲果然第一 清箱

解夢雪寃 劉公沆天聖中辦裝赴省夢被人斫落頭甚惡之人解曰狀元不到你只得第二人公詰曰雖斫却

頭留項在裏項沆劉留同音果第二人及第

席帽離身 國初猶襲唐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席帽自隨李巽累舉不第鄉人曰李秀才不知甚時席帽離身及第後乃遺鄉人詩曰當年蹤跡困泥塵不意乘時亦化鱗爲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 並青箱雜記

造榜天 唐陸扆舉進士時方遷幸六月榜出甚暑李士轍戲曰造榜天也譏扆進非其時也

新郎君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所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曰回避新郎君逢輾然遣介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摭言

收第若摘髭 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摘頷下髭 韓退之詩

鬱輪袍 唐王維素爲岐王所知將應鬱告王爲地王令作琵琶曲引至貴戚家自彈其曲曰鬱輪袍貴戚大愛之王曰此非伶人乃能文之士遂爲夤緣是年爲舉首 廣異記

列方物備充庭 通典武后長壽二年始令舉人獻歲列於方物前以備充庭詩充庭初識蒼龍礎賜醴行沾白獸樽

子弟五人同及第 慶曆五年仁宗臨軒賜進士第詳議官祝諫侍廷中男唐次諮季許及一壻皆擢第每唱一名祝即稱謝是日諫五拜殿下仁宗嘉賞之 澠水燕談

試進士沿革 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訟不公帝御講

武殿覆試御試自此始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次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及第日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曄榜始賜宴自呂蒙正榜始賜同進士出身自王世則榜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封彌謄錄覆考編排皆始於祥符景德之間唐制禮部試舉人夜以三鼓爲限本朝率用白晝不復繼燭 國朝事實

廷試以策 呂公著知貢舉密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今來廷試乞出自宸衷惟以詔策咨訪治道自是上臨軒始以策試進士 呂家傳

墨氈書榜 李紆侍郎放舉人命筆吏勒紙書榜未及塡禮部貢院字吏得疾令史王杲亦善書詔令終其事值杲醉以氈筆染不能加墨迨明方覺字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之遂爲故事 賈魏公談錄

日五色賦 李程試日五色賦破題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擢爲狀元後浩虛舟應宏詞復試此題程虞浩愈於已馳一介取本觀破題云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錦標 盧肇黃頗皆宜春人同舉郡守獨餞頗明年肇狀元及第歸郡守會肇觀競渡肇即席作詩云報道是龍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太守大慚 古今詩話

喜得陳傳 周師厚在鄭獬榜及第只壓得陳傳自賦詩云有眼不堪看鄭獬回頭尤喜得陳傳 朱定國詩

破天荒 荊州人每歲解舉人多不成名號天荒解劉蛻以荊州解及第號破天荒 北夢瑣言

九肋舉人 盧肇赴舉先達問所從來曰某袁民也先達曰袁出舉人耶答曰袁之舉人亦猶沅江鱉甲九肋者稀 摭言

王俊民爲狀元 嘉祐中未御試京師傳王俊民爲狀元莫知言所起及御試王荊公楊樂道爲群定官舊制詳定官不得立等荊公以覆考官所定第一人未當別取一人爲狀元樂道以爲不可議論未決遂各以已意進稟詔從荊公之請發封乃王俊民也 筆談

手搏爭狀元 太祖時王嗣宗與趙昌言爭狀元於殿前乃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趙昌言髮禿嗣宗歐其幞頭墜地趍前曰臣勝之上笑以嗣宗爲狀元 涑水記聞

先衣新衣 王拱辰與歐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備新衣一襲拱辰輒先衣以入文忠怪焉拱辰笑曰爲狀元者當依此唱名果第一 邵氏後錄

五色雲 天聖五年仁宗試進士韓魏公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曰五色雲見從官皆賀 魏公家語

不在溫飽 王曾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皆爲首冠中山劉子儀爲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沂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東軒筆記

於休哉 楊大年爲翰林學士適禮部院試天下士一日合鄉里待試者或云學士必持文衡幸預以教之大年作色而入曰於休哉大年果知貢舉凡程文用於休哉者皆中選而當時坐中之客半不以爲意不用也 邵氏後錄

及第授官 正奏名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第二甲同進士及第第三甲第四甲賜進士出身第五甲賜同進士出身特奏名第一等二名附前五甲餘並登仕郎第二等京府助教等三等上州文學第四等下州文學並郊第五等諸州助教進士第一人承事郎第二第三人文林郎第四第五人從事郎以下至第五甲並迪功郎 官品

月燈毬 唐進士開宴寄於曲江亭既徹饌則移樂泛舟又有燈閣打毬之會故坡詩有曲江船舫月燈毬之句 坡詩注

制科 仁宗天聖間從夏竦之奏增重制科之目於是自賢良方正以下其科爲六自書判拔萃以下其科爲四驗之以進策十卷先之以過閣六論薦之科之以臺諫

上書乞應制舉 夏[illegible]縣主簿上書乞應制舉[illegible]曰若陛下以枕流漱石爲達則臣世居市井若陛下以金榜丹桂爲材則臣未忝科第若陛下以鳩杖台背爲德則臣始踰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爲勇則臣生不綿歷若陛下令臣待詔公車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生並驅較其先後眞廟再言賞激召赴中書試論六首一曰定四時別九州聖功孰大論二曰考定明堂制度論三曰光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論四曰九功九法爲國何先論五曰舜無爲禹勤事孰優論六曰曾參何以不列四科論是歲中制科 歸田錄

制科無登三等 宋興以來御試制科舉人無登三等者惟吳育第三等餘皆四等除此則落之 東軒筆錄

一舉三十年推恩富鄭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蓋公與河南進士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爲天下之制至今行之 聞見錄

詩 丹霞照上三清路瑞錦裁成五色毫預想平生騰躍處龍津春碧浸仙桃 鄭谷 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四十一枝風滿懷春色向人動遮路亂花迎馬紅鶴馭迥飄雲雨外蘭亭不在管絃中居然盡是前賢事何必青樓倚碧空 趙嘏 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爲跋勑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 王仁裕 閑思蓬島會神仙二百同年最少年利市襴衫拋白紵風流名字寫紅牋歌樓夜宴停銀燭柳巷春泥汚錦韉 王禹偁 折桂一枝先許我穿楊三葉盡驚人 樂天 鶴使曉來華表上分明說得帝都春門開閶闔星河在榜注神仙姓字新 韓持國 春官南院院墻東曉色初明日色紅文字一千重馬擁喜歡三十二人同眼看魚變辭凡水心逐鶯飛弄曉風莫怪雲泥從此隔揔曾惆悵去年中 陳標 桃花先透三層浪月桂高攀第一枝閬苑更無前驟馬杏園都是後題詩男兒顯達當如此滿袖馨香天下知 陳元老 青雲隨步登華榻紅雪飄香入杏園 王禹偁 綠袍不怕露痕濕走入亂紅深處來朝來已與碧桃約留住東風不放開 鄭僻 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盡難成 韋承昭 洗眼上林看躍馬賀詩先到古宣城 東坡 新向月中攀桂後更從天上領春回 趙嘏 名同夜月家家見聲逐春雷處處聞 傅翼 三春省壁鶯遷榜一字天津馬渡橋 禹錫 長樂遥聽上苑鍾彩衣稱慶桂香

濃 義山

下第

飲墨水 梁試進士不中程者飲以墨水又北齊選舉濫者飲墨水一斗 坡詩注

眼迷五色 李才叔爲東坡客坡知貢舉才叔下第有詩云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 王直方詩話

夢貼月飛 沈彬嘗夢着錦衣貼月飛識者謂身不入月不及第果然 雅言參述

蝶夢入桐花 泉州劉昌言作下第詩云唯有夜來蝴蝶夢翩翩飛入刺桐花 青箱雜記

綱官 蜀人石揚休屢拔鄉薦常屈春官蜀人比之綱官蓋謂牙校部土貢入京師只空歸也 續歸田錄

九泣都門月 曹鄴未第時詩云一辭巖桂叢九泣都門月年年孟春至看花不如雪 雅言參述

白臘明經 張鷟號青錢學士謂萬選萬中時有董方九舉不第號曰白臘明經與鷟爲對 朝野僉載

白頭英雄 唐制進士科甚重其老死文場者亦無恨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眞長策贐得英雄盡白頭 國史補

宋五坦率 唐德宗微行西明寺宋濟葛巾方抄書上曰茶請一埦濟曰鼎水方煎自可潑之上曰作何事業是何姓名濟曰姓宋第五應進士舉須臾聞呼官家濟惶懼上曰宋五坦率後聞禮部放榜上令探濟無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 盧氏

味如中酒 唐人下第詩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 坡注

下第集句 石曼卿下第集句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天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嫦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須沾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着處朱衣騎馬是何人 西清詩話 年去年來來去忙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春風舞一場

歸燕詩 唐章孝標下第爲歸燕詩獻庾庾承宣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天大厦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庾得詩恨遺才期秋薦引庾果重典禮曹章遂擢第 雲溪友議

孟浩然詩 令狐楚知張祜録其詩三百首袁薦之值元稹在內庭上問祜詩高下稹曰張祜彫蟲小巧恐變陛下風雅由是失意祜以詩自悼云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

曾到蓬山 張濆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趙嘏以詩貽之曰莫向春風訴酒盃謫仙眞箇是仙才猶堪與世爲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 並摭言

羅隱詩 六載辛勤九陌中却尋歧路五湖東名慙桂苑一枝綠膾憶松江滿筯紅浮世到頭須適性男兒何必盡成功唯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 南楚新聞

花樣不同 盧合不及第出都投逆旅有一人附火吟曰學織錦綾工未多亂投機杼錯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似文章笑殺他因問之云舊隸宮錦坊近以薄技投本行云如今花樣不同且東歸也 盧氏雜記

文章罷生兒 胡曾下第詩云翰苑何時休嫁女文章早

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凡人折一枝

報羅使 進士放榜後至春闈前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秦中雜記

刀劍傷 孟郊下第詩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 名賢詩話

孤寒爭路 雍熙二年三月尸未親試進士梁顥以下賜及第始唱名內有李宗諤宰相昉之子呂蒙亭參政呂蒙正之弟王紱鹽鐵使明之子許待問度支仲宣之子上曰斯並世家與孤寒爭路縱以藝并天下亦謂朕有私也並下第 聖政編年

倒裀孩兒 苗振召試館職晏殊語之曰君久從仕必踈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溫習振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娘而倒裀孩兒者乎既而試澤宮選士賦押韻有王亭振曰

幸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殊聞曰苗君竟倒裀郎孩兒矣 筆談

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之二十三

才德

金山玉海 南史朱异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士明山賓表薦於梁武帝曰器宇宏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 异傳

豐年玉荒年穀 世稱庾元康爲豐年玉王稚恭爲荒年穀

梁稷纖纊 劉孝標稱劉訏超超如半天朱霞劉歊矯矯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纖纊 南史

言若湧泉 戴胄爲大理卿犯顏據正參處法意隨類指摘言若湧泉 胄傳

萬頃陂 王蕙恬靜若萬頃陂 南史

鳳雛水鏡 龐德翁謂諸葛孔明爲卧龍龐統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

南州冠冕 龐統少時往見司馬德操德操採桑樹上統乃樹下自晝達夜談論稱之爲南州冠冕 並蜀志

陳元龍湖海之士 陳登字元龍有威名魏太祖表爲廣陵太守卒後許汜與劉備在劉表坐上與備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君言豪寧有事耶曰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風所望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取是元龍所諱也如小人則卧百尺高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表大笑 呂布傳

德星聚 晏太丘詣荀叔元方[illegible]乘群尚幼抱於車中荀淑使慈明應門行[illegible]文若小坐於滕餘六龍下食太史奏德星聚五百里有賢人聚

滄海遺珠 狄仁傑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特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

餘子瑣瑣 陳矯季弼謂陳登曰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材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元德餘子瑣瑣焉足錄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呂布傳

暗中模索可識 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或謂其不聰乃

曰卿自難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模索着亦自可識出國史纂

口伐可汗 唐太宗時突厥寇太原鄭德芳勞之虜以不信咎中國德芳隨語折責突厥愧服太宗賜書知公口伐可汗 德芳傳

霹靂手 裴琰之爲同州司戶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輕之吏白積案數百崇義使趣斷之乃命吏連紙進筆省決一日畢予奪當理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即自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本傳

一言賢十萬衆 唐初或告馮盎叛太宗詔發江淮甲卒討之魏徵諫曰今四海已平盎尚何事反未服當懷之以德帝乃遣韋叔諧諭盎盎遣子入侍帝曰徵一言賢於十萬衆 盎傳

獨出蒙輪 康子元與趙冬曦議燔柴不從張說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耶 本傳

讀碑覆棋 王粲與人行讀道傍碑而背誦之又觀棋局壞粲爲覆之棋者不信以帕蓋更以他局爲之相校不失一路

誦路傍碑 蕭穎士嘗與李華陸據游洛龍門讀誦路傍碑穎士即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 穎士傳

讀曹娥碑 楊修爲曹公主簿至江南讀曹娥碑背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操不解問脩脩曰解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脩解曰絕妙好辭

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校三十里 語林

談叟 謝胡兒語庾道季諸人暮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君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庾伯恭來濟河焚舟 世說

談叟 裴頠善談論時人謂之言談之林藪 本傳

口中雌黃 王衍善玄言惟談莊老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 衍傳

瑯林瑤樹 王戎嘗曰王衍神姿高澈如瑤林瓊樹自是風塵表物 戎傳

觸目琳琅珠玉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往別屋見繡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琳琅珠玉 世說

體儀立玉 山濤啓事征南將軍羊祜體儀玉立可以整

肅朝廷 職官分紀

玉山 嵇康字叔夜山濤曰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獨立其醉也恍然若玉山之將頹 本傳

八斗才 謝靈運云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奇才博識宏足繼之 魏志

一片文章 李建博覽羣籍頗善理論宋齊丘嘗曰李相善談不必潤色自是一片文章矣 南唐近事

臥虎 陳留耆舊傳高誦字孝甫敦實少華口不能劇語而好深沉之謀其徒號曰臥虎又曰癡不語高孝甫

白玉碑 進士牛益夢至天第吏曰此羣玉宮也見殿上有白玉碑朱書字蒙以絳紗大字云中洲天仙籍其次皆姓字數千其中惟識數人乃呂夷簡李迪余靖而已

有故人呂臻掌此官益問今世卿相亦皆仙乎曰十中七人 李綽尚書故實

玉管銀管 梁元帝爲湘東王嘗記録忠臣義士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忠孝全者以玉管書之德行精粹者以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以班竹管書之

金榜銀榜鐵榜 崔紹暴卒復生云見冥門列榜人間姓名將相列金榜其次銀榜州縣小官並列長鐵榜 言行録

卜江左興亡 商浩識度深遠尤善玄言爲風流談論者所宗屏居十年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俟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省之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後爲都督欲蕩平關河爲姚襄大敗坐廢 本傳

駕輕車就熟路 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若燭照數計而龜卜 韓送石洪序

要人爭令出門下 議論出入經史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坐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要人爭令出我門下交口譽之 柳子厚碑

不如一縫掖 後漢皇甫規解官居安處鴈門太守刺謁規卧不迎曰卿食鴈美乎有語頃王符至規驚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謂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本傳

蒹葭倚玉樹 晉毛曾與夏侯玄並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樹

氣劘屈賈壘 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墻曳裾置醴地奏

賦入明光 老杜壯遊詩

腹中空洞無物 晉周顗字伯仁性寬裕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有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

大兒小兒借面監厨 曹公遷都許或問禰衡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見荀彧有容儀而趙稚長有腹決因曰文若可借面吊喪趙稚長可使監厨請客衆人皆切齒

轉般倉 王元咎黎宗孟皆爲荆公學世謂黎爲模畫手一點一畫不出前人王爲轉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 後山居士談叢

飣餖梨 崔滄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子遠亦有文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爲人目爲飣餖梨言爲坐所設也 唐崔瑫傳

大才槃槃 晉陽秋云諺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郗嘉賓

群飛刺天 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群飛刺天 柳子厚文

氷鏡青天 晉樂廣字彦輔衛瓘何晏曰此人之氷鏡瑩若披雲霧而覩青天又謂氷清 本傳

一團和氣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春風中坐 朱公掞見明道先生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並程氏外書

落筆中書堂 老杜詩憶獻二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

起草姿 公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 杜甫

揮翰手 收取玉堂揮翰手 歐公詩 小試玉堂揮翰手 後山詩

屋上烏 六韜武王登夏臺以臨商民周公曰愛人者愛其屋上烏憎人者憎其余胥杜甫詩云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

銀鈎玉唾 山谷次錢穆父詩云銀鈎玉唾明蠒紙松箑輕涼并送仙

詩 我評君材甚高妙孤竹截管空桑琴眉宇之間見風雅藍田煙霞生球琳胷中碨磊政須酒東海可攬北斗斟○吾聞李元中學爲古人青出藍眉宇之間如太華一段翠氣連終南 並山谷 驥之子鳳之雛烱然一段清氷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淮海維楊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似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冠恂朝覲從容問幽友忽云江漢有垂綸 並杜甫 君材於用無不宜醫無閭之珣玗琪會稽竹箭梁山犀賈而不售君不疑亦不自以爲珎奇 呂居仁 眉間爽氣照秋色山水頓覺生精神胷中撐拄萬卷書對客傾寫如崩雲 惠洪 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朝受聖知帳下軍容森劒戟門前行客擁旌旗雲籠古霧黃榆暗雪滿長江白草衰出去暫開龍虎幕歸來須占鳳凰池鬢邊未有一莖白陶鑄蒼生固未遲 黃覺詩 劉貢父詩話 當年志氣壓朱雲老作吾皇諫諍臣章疏罷封無事

日朝廷猶抗直言人起詩野館光泉[illegible]講易秋堂動鬼
神（王禹偁）澗松無心古鬚鬣天球不琢[illegible]溫落筆塵沙
百馬奔劍談風霆九河翻○日臨天[illegible]直龍新詩得
意挾雷風我貧無何當二物看君倒[illegible]明月（並山谷）韻
如秋水初含風秀出蘭芽新茁叢人間何從有此客妙
語屑玉霏無窮[illegible]君材有如切玉刀見之凜凜寒生毛
願隨[illegible]斬蛟屬不願腰間纏錦條（東坡）猶拱北辰纏寇
盜欲傾東海洗乾坤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
尊（杜甫）鶚在鄉雲氷在[illegible]代天才業共訐謨昨夜星辰回
劍履前年風月滿江湖（趙嘏）氷雪照人蘇李子幅巾短褐
在山林胥中涇渭自派別蹊下桃李成清陰珠藏老蚌
夜光[illegible]隱南山春霧深（僧善權）范候渥洼種出水已權

奇失身肉馬群[illegible]（孤彥）六符搖斗極八坐冠
文章規憲存中府[illegible]庸入太常（石曼）天爲國家孕英才
森森矛戟擁雲臺浩瀚深[illegible]江海縱橫逸氣走風雷
○朝見裴叔則朗如行玉山黃河樂天走東海萬里瀉
入胷懷間○承恩初入銀河門看書獨在金鑾殿龍駒
雕勒白玉鞍象牀綺食黃金盤（並李太白）五百年中降岳靈
神仙風骨鶴儀形劍光帶日衝南斗鵬翼翻雲起北溟
○八表順風均雨露四溟隨劍息波濤手扶北極鴻圖
永雲捲長天聖日高未會漢家青史上韓彭何處有功
勞（杜光庭）躡履三千皆後學搏風九萬是前程名將日月
同時朽身出山河應世生（方干）曾立玉墀聯近侍新持金
節領諸侯屠龍伎倆終須用探虎功名未肯休（孔常父）子

雖軀幹少老氣橫九州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杜甫詩
魂躔斗壁醉力撼蓬萊剖山無鵲印傾廐盡龍媒楊幡邦
基今年方十九美如濯濯春風柳龍章鳳姿本天然金
馬玉堂如固有酒闌愛捉玉麈尾玉色已同批誥手高
燒銀燭擁紅粧看君落筆龍蛇走能驅清景入秀句萬
象奔趍不敢後人疑錦綉纏肺肝不然筆端應有口但
恐功名纏縛人少年天子須師友僧慧洪頴士聲名動倭
國樂天詞筆過雞林節旄零落氈吞雪辨舌縱橫印佩
金孫莘老和東坡韻韻如風蟬蛻塵垢氣如春容在楊柳風流
翰墨俱細事自是吾家道門友冷齋撥爐應對夜語久雲
灰消盡紅金斗君才合在殿閣間簿書帷中不應有且
置玉堂風雨筆來試牛刀霹靂手汪彥章點檢金閨彥飄

零玉笋班尚令清廟器猶隔鬼門關高符秋風十驛望台
星想見氷壺照坐清零雨已回公旦駕挽鬚聊聽野王
箏三朝元老心方吐四海蒼生耳已傾白髮故人來一
別却歸林下看升平魏泰別張天覺我公大與英雄表龍章鳳
姿照魚鳥但令端委坐廟堂北狄西戎談笑了坡與張安定
漢家太史宋公孫謾逐班行謁帝閽燕頷封侯空有相
蛾眉傾國自難婚家徒四壁書侵坐馬瘦三山葉擁門
安得風帆隨雪水江南石上對霆樽山谷和宋茂宗平生四海
蘇太史酒澆不下胷崔嵬黃州副使坐閑散謀疏無路
通銀臺○胷蟠萬卷夜光寒筆倒三江硯滴乾大似不
蒙稽古力只今猶着侍兒冠○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
張子筆瑞可以回萬牛自我得二士意氣橫九州道山

延閣委竹帛清都太微望晃旒○男兒生世間筆端吐
白虹何事與秋螢爭光蒲葦叢並山谷霜蹄千里駿風翮
九霄鵬筆飛鸞鶩聳立章罷鳳鷟騰觔杜三公歷拜榮無敵
二府更居貴莫倫李籍道古文章金鸞鷟出群行上玉麒
麟坡趙三陪藻宴簪裾上五對龍顏日月邊劉長卿少時解
奏三千牘老去猶蟠十二經田元遜一片靈臺掛明月萬
山谷風流要是賢公子白晳仍爲美少年韓駒中朝駙馬何
平叔南國佳人陸士龍陳羽狗監傳新賦雞林購近詩○
氣纏霜匣蒲氷置玉壺多○紫誥鸞回紙清朝燕賀人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
亞杜甫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天樂直如朱絲絃清如玉

壺氷文選劒戟明山雪旌旗濕海雲崇惠清秋一鶚上拭目
萬人看陳無已

吉兆

白鹿夾轂 鄭洪爲淮陰守有白鹿夾轂而行洪怪問主
簿黃國國賀曰聞三公車幡畫作鹿明府當作宰相後漢
合兩舟升天 劉穆之嘗夢合兩舟爲船施華蓋升天有一
姥詵之曰君必居端右言訖不見後至僕射異死
夢拜日 唐楊炎嘗登山視日光赫然以左右手捧之後
登相位宣室志
雙旌燭影 唐淮西用兵劉沔爲小將軍頭每捉生踏仗
因月黑風甚沔行十餘里因坐睡有人覺之授以雙燭
曰君方大貴但存心此燭在即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

燭影在雙旌上　酉陽書

兩炬前引　段文昌晉佐韋皐爲成都館驛巡官攝靈地尉羸僮少馬奔迫去靈池六七里昏黑路絶人行忽兩炬前引更呼曰太尉來及入郭門兩炬皆滅文昌後作丞相封鄭平公　錄異記

飛蟬集冠　朱异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侍謂蟬貂之兆後至散騎常侍又遷侍中

夢錦半臂　唐竇參爲御史中丞夢德宗以文錦半臂賜之參曰半臂股肱之衣其遂登此位後數日果大拜　出煙花錄

夢賜褥席　梁劉世隆爲大將軍子慶遠亦爲征虜將軍子津嗣慶遠嘗謂津曰昔吾夢天尉以褥席見賜吾遂典台司今吾又夢以褥賜女女必光我宗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南史

柳神九列君　唐李固言未第時嘗行古柳下聞指聲問之應曰吾柳神九列君也用柳汁染子衣科第無疑得藍袍當以棗糕祀我固言許之未久狀元及第　三峯集

夢取中穗禾　蔡茂爲廣漢守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取之得中穗復失之以問郭賀賀曰大殿者官府之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也得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也衮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日代戴涉爲司徒　本傳

蝦蟆天使　唐李揆未相時夜見一大蝦蟆占之曰蝦蟆天使也吉兆也未幾拜相　宣室志

樵得貂蟬 江淹孤貧採薪以養其母於樵所得貂蟬一具母曰此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可留待得侍中着之後遷中丞 南史本傳

蘆三節 唐李全忠爲棣州司馬有蘆生其室一尺三節別駕張建曰蘆茅類茅土之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果如其言 雞跖集

三蘆 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樗蒲寶誓之曰樗蒲有神若富貴可期願得三蘆於是三擲皆蘆袒跣大叫 杜詩注

夢八翼天 陶侃少時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而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其左翼後果都督八州握强兵潛有窺窬思折翼之祥乃止 本傳

旌節花開 唐王侍中處回一旦有道士携花子二粒種之逡巡花漸長漸開已乃爛然道士曰此仙家旌節花也公當富貴之兆處回官至太傅 野人閑話

堂柱生槐 韓偓字龍光家堂柱生槐枝朞而茂既而偓秉政本

鳩入懷得銅鉤 張氏世爲功曹晨起當朝有鳩從承塵上飛下欲取飛上者三功曹朝還正坐曰鳩爲我禍耶當往承塵上爲福耶入我懷中鳩飛入懷探得銅鉤因以帶之官至數郡子孫或至九卿三輔故事云何氏策張氏鉤張氏肥何氏瘦肥貴瘦賤故二族以鉤策占吉凶以肥瘦知貴賤今並失鉤策南北微矣 並職官分紀

鏡影成相字 宋璟未第時日中覽鏡鏡影忽成相字璟

因此自負後果如志 職林

頭上燭光 江淮間有術者姓吳術甚精有赴宏詣者謁之吳曰公是何人頭上有燭光高一丈其人對以實告必高第 唐宋史

溝起爲岸 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前溝忽起爲岸其夕有通名自稱徐伯玄感君之惠佈堪因問門前之岸何祥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後果爲荆州刺史 本傳

十倍售奮 王猛少貧鬻奮爲事嘗至洛陽有人置奮曰家在此可隨取直隨至深山中見一老翁坐胡牀從十許人引猛進曰大司馬公可進猛拜翁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奮送出山顧視乃嵩山 晉中興書

二遇異人 李德裕自言三遇異人故入禁死居相位領節制皆與之協不差歲月惟謫南荒未嘗有知之豈禍患不可移神所祕耶 職官分紀

蜆龍 五代侯弘實十三四歲嘗寐於簷下天大雨有虹自河貫于弘實口良久沒及覺母問有夢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飽足而歸數月有僧詣門母呼弘實請僧相之僧視之曰此蜆龍也官必顯榮同光三年弘實從興聖太子收蜀節制夔州監戒錄

虎取驢去 韓祭張員外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驢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驢子也驢不駿去之則亭虎取而去疑其亭也故來寅望徵猛獸果信者惡取驢果亭遂有府椽之命不待禱而有憑也韓退之集

江瀆廟知宰相來 文潞公少從其父赴蜀州幕官入江瀆廟廟祝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明日有宰相來官人豈異日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爲成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曆中公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謁廟有感方經營忽有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取以爲材廟成 邵氏錄

左顧龜 晉孔愉放龜於餘干溪中龜左顧後有功封餘干亭長及鑄印龜左顧更鑄猶然愉悟佩之 本傳

檢書蒼頭 本朝石元懿應載遊嵩陽道中遇一叟熟視之曰真太平良弼也吾幼爲唐相房元齡檢書蒼頭公酷似房公語訖即滅太宗朝石爲左僕射 談苑

夢神授大小二筆 五代馬裔孫初爲河中從事因赴闕宿邏店其池上有邏神祠夜夢神人授二筆一小一大爲翰林學士洎爲相入中書治事吏奉二筆大小如夢者

擲柱入穿 劉穆之遷丹陽尹與弟子飲宴廳事柱上有一穿穆之謂弟子曰汝等試遥擲此柱若能入穿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並不能中惟秀之獨入焉 並職官分紀

門路令容長戟旗幡 晉王濬字士得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有路廣數十步曰吾欲使容長戟旗幡衆咸笑之後果以平吳功仕至大將軍

玉龍池 鄭獬未貴時病瘟夢至一處若宮闕有吏迎謁甚恭公謂吏曰吾思涼浴吏云已爲公辦矣引至小池甃以明玉水灩灩公乃坐甃上以水沃身俄視兩臂生

鱗視水中影則頭已角公驚遽出吏云此玉龍池也惜乎公不入其中入則爲宰輔乃覺後登第爲詩落句云霹靂一聲從地起到頭身是白龍翁 青瑣鄭獬傳

紫微二字 王欽若昔年行莆田道中宿於村舍起視天中有赤文成紫微二字以表焉耀奪目後貴顯每設壇禮神必朱篆紫微二字以表焉 青箱雜記

音聲木 都堂有古槐夜聞絲竹之音省中必有相者時號音聲木 因話錄

前七